

涇陽縣志卷之四

劉璜

王瀾

邑令王際有纂修

邑庠生劉良股仝校

師維曾

牛光襄

水利志

諸史述河渠自離堆鄴邑後利無如鄭國渠鄭渠引
涇水起邑仲山西鄆瓠口東注洛卽邑利亦無如鄭
涇陽縣志卷之四

國渠鄭渠寢廢於是白公趙佗王御史諸君皆以一
代治水之才殫力於池陽谷口間至攷歷代所溉田
惟宋大觀中差與秦等耳其云溉田三萬五千餘頃
雖未敢據爲信史當亦不失漢大始之舊也今利不
及大始什二矣夫涇猶涇也渠猶渠也昔溉田四萬
餘頃使秦成帝業今不及大始之什二何與昔引涇
以入渠故利可四萬頃今假泉以代涇故利無大始
之什二也以不及什二之利分溉四縣邑之利幾何
而又時以盜水見詰於鄰封或水自濺穴出飽詰者



之欲乃止是邑以無幾何之利與鄰下競也邑何利
之有往者廣惠渠之役嘗鑿龍山以引涇矣渠成而
勞費不償也逮弔兒鬻之議興識者謂竭財以敝民
幸而成亦一廣渠也而迄今無定議然則涇渠之遺
惠將不可復乎掌故具在往蹟猶存使鄭白諸人復
作當必有窮而變變而通者矣至治渠獨溉邑西北
無容贅清渠與三原錯間聚訟焉然河流無壅遏之
患渠道無艱澁之憂非若涇渠之工大而費煩也爲
述其畧而已作水利志第四

邑中渠引溉田之水凡三日涇河治河清河涇渠爲
利最大昔人謂關中由水利遂稱沃野民以富饒蓋
指此渠名有鄭渠白渠豐利渠王御史新渠廣惠渠
凡五清治本二水而下流合其渠之利視涇渠千百
之一二焉爲名有上王公渠暢公渠磨渠天津高門
渠廣利渠上下北泗渠僊里渠海西渠海河渠原城
渠公進渠下五渠木丈渠廣惠渠廣濟渠凡十八

涇渠

起自秦時韓命水工鄭國開說秦鑿引涇水自仲山

西邙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溉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種名曰鄭渠至漢元鼎間左內史兒寬因鄭渠傍有田高不及溉者奏請開六輔渠以溉之然旋廢大始中水利廢壞趙中大夫白公於鄭渠上流二千七百餘步徙開渠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頃名曰白渠宋大觀中以涇河日低渠不能引命提舉常平使者趙佺等又於白渠之北鑿石渠引涇水下與白渠會溉田三萬五千餘頃名豐利渠元至大間宋渠又高引水不入西臺

御史王珣建言更於其上開石渠五十一丈下入故道名曰王御史新渠至明渠復艱澁成化中巡撫項忠又於其北鑿新石渠一里三分許以通故道名曰廣惠渠名雖數更然實止一渠故自漢至今皆稱曰白渠云歷代所漑州縣大抵涇陽醴泉高陵櫟陽臨潼雲陽三原富平諸處而醴泉與其灌溉者止一斗之田櫟陽雲陽又相繼併革故諸書或曰八邑七邑六邑不同惟秦時渠水注洛洛在今同州漢時由石川河注渭石川東去洛尙有百餘里不能於同州矣

明初所溉猶與唐宋同今惟醴泉涇陽三原高陵四邑歷代俱專官董其事漢有都水使者唐令京兆少尹一人督視宋有三白渠提舉元有三白渠使尋立屯田府兼司其事明有水利僉事管水同知及縣主簿而今皆廢矣督修之責在縣令與丞焉又唐時於白渠成村斗分水三分長流入縣以資溉用名曰水門不知於何時更定每月惟初一初五初十十五入縣凡四次此則不在溉田之數者

涇渠制度

涇陽縣志

卷之四

四

舊志畧云歷代修洪口石堰當河中流直抵南岸立石困以壅水令其入渠每行可用一百餘困凡十一行每困用椽四十八條穉稷二條棗條六十檐編之實石其中每縣役二人看堰但遇水漲損堰隨即修之此堰之制也渠首開石下廣一丈二尺上廣一丈四尺石盡處爲土渠下廣一丈八尺上廣五丈深視地之高下渠兩岸上各空地一丈四尺例禁無得當攔巡水道徑自洪口下行七十里當縣之北五里許立三限閘以分水故又稱曰三白渠其北曰大白渠

中曰中白渠南曰南白渠大白渠之下是爲那堰邢
堰之上渠分爲二北曰務高渠南曰平臯渠中白渠
之下二十里是爲彭城閘渠分爲四其北曰中白渠
其南曰中南渠又其南曰高望渠又其南曰隅南渠
中南渠之下其北分者曰析波渠其南分者曰昌連
渠獨南白渠無分三限彭城兩處乃各縣分水之要
北限入三原櫟陽雲陽中限入高陵三原櫟陽南限
入涇陽每分水時各縣官一員至限公共分之乃無
偏私若守閘官妄起閘一寸卽有數微餘水透入別

涇陽縣志

卷之四

五

縣立斗門以均水總爲斗一百三十有五限上斗門
十九南限十二中限十北限五務高渠二十三平臯
渠八中白渠二十二中南渠十五高望渠十一隅南
渠五析波渠一昌連渠三渠兩岸上各空地八尺凡
渠不能出水則啟而通之凡水出斗各戶自以小渠
引入其田委曲必達又置退水槽遇水漲泄以還河
此渠之制也又每春令利戶植榆柳以堅堤岸其三
限彭城二限口各縣設監戶一名與都監同守之以
防盜水凡水廣尺深尺爲一微以百二十微爲準守

者以度量水日具尺寸申報所司憑以布水各有差等

涇渠用水則例

舊志畧云凡用水先令斗吏入狀具斗內村戶苗稼官給由帖方許開斗用畢各斗以承水時刻澆過項畝田苗申破水直水直猶水程也每歲自十月一日放水至七月中任罷初論麥苗秋禾麻澆有定時違者罪之尋令聽民便但不得過應有水限耳其水限初每一夫漑夏秋田二頃六十畝後改一頃七十畝今一頃

用水之序自下而上最下一斗漑畢開斗卽刻交之上斗以次遞用斗內諸利戶各有分定時刻其遞漑次序亦如之夜以繼日不得少違有多澆者斷罰有差初每畝罰麥五斗若非利戶者一石後減半焉又斗吏匿盜水不報利戶修渠岸不堅罰護岸樹無故於三限行立者皆有罰

涇渠故實

秦

韓惠王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

鄭國閼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並北
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
國鄭國曰始臣爲閼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爲韓延
數歲之命而爲秦建萬世之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
渠成注填闕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
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并諸侯因
名曰鄭國渠 出玉海

漢

自鄭國渠起至武帝元鼎六年百三十六歲而兒寬

涇陽縣志 卷之四

七

爲左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旁高仰之
田上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窳所以育五穀也左
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爲通溝
瀆畜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
同其議城令吏民勉農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
時後十六歲大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
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
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
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甬爲雲央渠爲

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

出文獻通考

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場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决渠降雨荷重成雲五穀垂穎桑麻舖荼出西都賦

息夫躬言秦開鄭國渠以富國強兵今為京兆土地肥饒可度地勢水泉灌溉之利天子使躬持節領護三輔都水

出息夫躬傳

隋

涇陽縣志

卷之四

八

京兆郡涇陽有茂農渠

出隋地理志

唐

涇渭白渠以京兆少尹一人督視

出唐志

永徽六年雍州長史長孫祥奏言往日鄭白渠漑田四萬餘頃今為富商大賈競造碾磑堰邊費水太尉長孫無忌曰白渠水帶泥淤灌田益其肥美又渠水發源本高向下枝分極衆若使流至同州則水饒足此為碾磑用水洩渠水隨入滑加以壅遏耗竭所以得利遂少於是遣祥等分檢渠上碾磑皆毀之至大

曆中水田纔得六千二百餘頃 出文獻通考

開元元年正月李元紘為萬年令賦役稱平擢京兆

少尹詔決三輔渠時王公權家皆旁渠立磴瀦遏爭

利元紘勅吏盡毀之分溉渠下田下賴其恩 出李元紘傳

廣德二年戶部侍郎李栖筠等奏拆京城北白渠上

王公寺觀碾磴七十餘所以廣水田之利計歲收糧

稻三百萬石 出文獻通考

大曆十二年京兆尹黎幹開決鄭白二水支渠毀碾

磴以便水利復秦漢水道 出文獻通考

涇陽縣志 卷之四 九

寶曆元年九月京尹鄭覃以聞仲冬新渠成季冬二

日新堰成名渠曰劉公堰曰彭城明年又攤其衝為

七堰以析水勢 出玉海

太和二年三月內出水車樣令京兆造水車散給沿

鄭渠百姓以溉田 出會要

貞元四年六月二十六日三白渠限口隼諸堰例置

監十六年十一月詔以東渭橋納給使徐班兼白渠

漕渠及昇原國成等渠堰使 出會要

京兆府雲陽有古鄭白渠 出地理志

大白渠在涇陽縣東北十里中白渠首受大白渠東流入高陵縣界南白渠首受中白渠水東南流亦入

高陵縣界

出元和志

涇水東行注白渠醜而爲三以沃關中按水部式決洩有時畎澮有度少尹一人行視之

出劉禹錫文

宋

至道元年正月五日度支判官梁鼎陳堯叟言舊史鄭渠引涇水注洛三百餘里溉田四萬頃白渠引涇注渭長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頃今所存不及二千

涇陽縣志

卷之四

十

頃鄭渠難興功請遣使視三白渠修舊迹詔大理丞皇甫選光祿丞何亮乘傳經度二年四月丁酉選等言鄭渠久廢用功大三白渠溉涇陽櫟陽高陵雲陽三原富平六縣田三千八百五十餘頃宜增築堤埭周護之舊設斗門一百七十有六以節水宜悉繕治俾用水有準渠口舊有六石門今亦圯欲就近開渠口以通水道歲令渠官行視疏浚嚴禁豪民無令決渠盜水以擅其利時著佐孫冕總三白渠詔冕行之未幾而罷

天聖六年二月都官員外郎李同言永興軍涇陽縣
三白渠節約水勢宜立約以限水命同知涇陽縣領
三白渠事 出玉海

景祐三年二月丁卯修陝西三白渠初漕臣王泂言
三白渠自漢溉田四萬頃唐永徽中亦溉田萬頃今
纔及三千餘頃請調兵夫興修之時擇雷簡公董其
事

熙寧五年涇陽令侯可議鑿小鄭渠引涇水高與古
鄭渠等十一月十七日都水丞周良孺言自石門北

涇陽縣志

卷之四

十一

開二丈四尺堰涇水入新渠可溉田二萬餘頃開至
臨涇就高入白渠則水行二十五里利益廣開至三
限口五十餘里接雲陽可溉田三萬餘頃詔如其議
修之 出玉海

大觀中詔開石渠疏涇水入渠者五尺下與白渠會
溉七邑田三萬五千九十餘頃名曰豐利渠
元

至元間立屯田府督治之

至大元年承德郎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王

琚建言於宋豐利渠上更開石渠五十一丈濶一丈五尺深二丈積一十五萬三千工每方一尺爲一工自延祐元年興役至元五年渠成

至正三年承務郎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宋秉亮相視渠口請就岸高處開通鹿巷以便夫行廷議報可四年屯田同知牙八胡涇尹李克忠發丁夫開鹿巷八十四處削平舊土壘五十餘步

至正二十年陝西行省左丞相帖木兒遣都事楊欽修治九漑田四萬五千餘頃

涇陽縣志

卷之四

十二

明

洪武八年舊渠衝塞長興侯耿秉文奉命計軍夫十萬餘修築

永樂三年奉工部勘合差千戶董暹於附近衛分撥軍民相叅修理民夫一萬四千四百名軍士一萬五千名

成化元年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項忠奏請於舊渠上鑿新石渠一里三分許以通故道上可其奏合五縣夫匠三千人興工聚火鎔石穿鑿大小龍山功未

就還朝四年西征過陝命有司促功告成名曰廣惠渠
有碑記見藝文

成化十二年巡撫陝西右都御史余子俊經畧涇渠
成化十七年巡撫陝西副都御史阮勤治渠用匠四
百人五縣之民更番供役二月興工次年正月工成
溉五縣田八千餘頃
有碑記見藝文

正德間巡撫陝西都御史蕭翀鑿石四十二丈立名
通濟渠

萬曆間邠乾兵巡道沈子章親歷渠口督工疏補壅
涇陽縣志
卷之四
十三
漏役畢渠水廣深倍昔

皇清

康熙八年知縣王際有率縣丞張肯穀督修築岸堤
整板閘大石用火煨之淘洞積沙引繩深入出土見
底寬深一如舊跡三月朔日興工四月終工竣民爲
之謠曰王御史後賢令亦王修濟渠堰經營有方民
力不損民財不傷誰爲贊理邑佐維張功成浹月流
水湯湯穀我士女樂只無疆
有詩與碑記見藝文

涇渠總論

涇水出安定郡峽頭山西自平涼界來經邠州新平
淳化二縣入乾州永壽縣界千有餘里皆在高地東
至仲山谷乃移平壤是以於此可以疏鑿以溉五縣
之地夫五縣未鑿渠之前皆斥鹵磽确不可以稼自
被浸濯遂爲沃野至今千餘年民賴其利但渠初鑿
之時渠與河平勢無齟齬歲月湫滌河低渠高遂不
可用雖白公趙佗繼之於後終亦不能久者蓋仲山
洪口萬嶺環複兩崖割斷河流湧出勢如建瓴復阻
石堰其怒愈甚土石承委不得不崩今其下有小龍

潭其深不測是水激射而成也河既漸下渠岸自高
所溉之田日復淤閉雖強壅遏更無良策今新石渠
已迫山足又高三四尺矣苟不可行千載之功誠爲
可惜抑嘗考夫涇之形勢人有生長其處耳目習熟
猶或不知韓人鄭國一入敵境何遽識此而開萬世
之利不亦神乎雖然利之所在害必從之今五縣之
民歲八月治堰九月畢工截石伐木掘泥懸土入水
置囿下臨不測十月引水以嗣來歲入秋始罷又復
就役寒暑晝夜不得少休而墾開耘歛播植之勞猶

不與焉加以官府程督勞午畦陌條約限禁瑣屑尤甚近年水脉艱澁所潤益寡分爭訟閱姦弊百出究其委曲胡可盡言於是民有上訴願弛其利以免劬瘁有司以故事恒規不敢輒許嗚呼夫韓本欲疲秦人於一時不知後世病復甚耶由是言之爲之柰何傳曰其人存則其政舉使西門史公兒內史白中大夫爲之吾知其有不患者矣當今之時必欲繼疏鑿之功復古人之迹使千百世永永而無弊者世果無高智絕倫卓犖竒偉如若人者哉

涇渠條陳

元承務郎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宋秉亮言洪口之利始於秦水工鄭國於仲山之下鑿引涇水首起瓠口尾注於洛漑田四萬餘頃至漢大始中水利廢壞趙中大夫白公因其故迹徙開渠口於上流首起谷口尾入石川以注於渭降及隋唐以至亡宋其利又廢大觀中又於小龍潭之上復開石土渠數里疏引自來之水入渠五尺賜名曰豐利渠迨今二百餘年其利漸少至大間監察御史王承德建言於

豐利渠北開鑿石渠長五十一丈歲月已久吞水漸少入渠之水既微則築堰勞而民利寡矣嘗攷古今渠利之廢蓋因河身漸低渠口漸高水不能入是白公不容不繼於鄭渠豐利不得不開於白公之後也今豐利渠口去水又已漸高則王御史見開石渠又不盡功若不增治豈惟漸失民利慮恐日就湮塞近因巡歷至縣親詣新舊渠口一一相視遂採衆論酌以管見苟欲其利溥博其說有三一日盡修渠堰之利二日復置兩閘之防三日開通出土之便然其要

又在選委得人不當惜費今將帖說圖本具呈一相視得鄭渠起於瓠口今駱駝彎西北是也上至白公渠口二千七百餘步白公渠口卽今小龍潭下是也上至宋豐利渠五十六步已上三堰西北高而東南低涇水自仲山出由高而下河岸去水漸高今量得鄭公渠口至水面計高五十餘尺白公渠口至水面計高一丈一尺相懸如此雖欲不改不可得也今豐利渠至水亦高七尺有餘方新渠未開之時每歲差民起立石堰堰水計用園三百八十箇高一丈有餘

費役甚廣而水益艱澁是以王御史乃於上流窄處
疏鑿此渠止用圉一百八十箇宜其省費而水可通
也然其底亦高河水三尺所立圉堰厚止三重河流
深處圉之高者乃至一丈五尺浮坐於地每遇河水
泛漲不禁衝突易於傾壞反不若宋渠之堰鑿石安
立椿樞猶以爲固也是以用費益多民力益困詢諸
衆皆言新石渠起於山脚地勢高於接流其底旣比
元言猶有三尺未開宜與以鑿渠底通行計料再令
開鑿加深八尺如此不待圉堰之設先有五尺自然

之水入渠其圉但比水高五六尺則渠受水之多不
言可知宜計舊堰廣狹新圉高下卽今三重之上截
作九重圉堰旣低且厚縱遇小漲只於圉上漫流而
過不至衝激傾倒設使圉壞亦不妨自然入渠之水
此法之外無以復加一相視得舊閘二所上下相去
四十餘步中間元用退水舊槽至今見存其置槽去
處上離宋渠四百四十九步離新開石渠五百五十
步淨浪一閘在退水槽近上三十餘步渠身兩壁開
鑿切口二道當時設此蓋遇涇水暴漲及洪堰倒塌

之時卽下此閘以備濁水淤澱渠道平流一閘在退
水槽近下十步渠身兩壁亦有切印四道蓋於注罷
澆田之後水旣無用遂開此閘乃退水由槽還河又
當河漲之時或泛漲不能猝下或已下而漏漫濁水
併下兩閘以防不虞此皆古人良法安可廢而不行
近年以來渠涇岸崩民漸失利擬合將二閘修置以
時開閉則濁泥不得入渠穿淘之工可以減半又淨
浪相離新渠寫遠濁水入渠必至淤澱宜將此閘移
於渠口近下一二十步安置一相視得洪口以下石

土渠十餘里自古穿淘兩岸積土如山舊時將所積
高岸開爲通道名曰鹿巷凡穿淘泥沙由鹿巷運於
岸外近年以來淘出泥土填滿鹿巷只於岸上堆積
或遇霖雨其土崩塌復入於渠是以渠道益淺水來
益小今觀渠與涇河相望咫尺運土入河甚不廢力
緣爲累年堆積以至太多是以爲難此皆有司因循
姑息之過也起夫穿淘妨農病衆擬合於農務未忙
天暖人閒之時差遣五縣人夫將鹿巷開至平地搬
運積土遠離渠岸或運入河以漸而去不得似前輒

開岸巷假以歲月積土漸除渠道自通人力既省官
政亦簡民之受賜胡可勝言一漢之鄭白宋之豐利
功大而利久者其委任得人而不惜財費故也今自王
御史建言以來三十餘年而工尙未成者原其所自
實由選委不當有所靳惜不能成爾今欲開鑿前渠
復修兩閘監督之官宜當遴選工食之給不可吝惜
自古及今爲經久之計者不計重費成非嘗之功者
惟在得人今詳此功勞費雖廣可以永逸擬合擇選
諳曉水利練達時宜廉幹官員度宜優給以成久利

之功如其不然將見五縣之民日趨窮苦屯田之置
亦爲虛設况今石渠已至仲山石脚更無開展去處
若更不成是使二千年歷代養民之利一朝而廢豈
不痛哉所以行省必合選官興治毋惜小費明立賞
罰使有懲勸然後事可集而功可成也

明涇陽縣知縣袁化中議洪堰何昉乎昔韓人惡秦
之強也乃陰使水工鄭國入秦興水利以疲之國至
秦北山下視涇河巨石磷磷約三四里許而涇水流
於其中堪以作堰於是立石圍以壅水每行用一百

餘困凡一百十二行借天生衆石之力以爲堰骨又恃三四里衆石之多以爲堰勢故涇流於此不甚激亦不甚濁且堰高地下一瀉百里東收洛水達於同州灌田四萬餘頃利何溥也夫名爲水利而謀本疲秦則渠成之難可知矣時猶土渠也非穿山也時猶順水之性也非與水爭也第涇流怒激衝突激滌日下而河中石漸吹落故石困無着漢時已不能引涇入渠矣大始中有中大夫白公者復於上二千步外鑿渠引涇下達鄭渠名曰白渠灌田僅四千五百頃

水利已十不逮秦矣然河勢猶寬平也山足猶易鑿也歷經唐宋至大觀初涇河日低渠不能引命提舉常平使者趙佺又於白渠之北鑿石渠一年九月興工四年九月工成名爲豐利更借上流河中大石築大堰引涇水下接白渠復灌田三萬五千餘頃然利不數年渠又高堰日壞水不能入元至大間御史王琚建言更於其上開石渠五十一丈延祐元年興役至元五年工成引水下入故道名曰王御史口第渠口漸改漸高漸高則山勢漸狹水流愈激水利日微

至今名水地者十不灌一訟者紛紛撫臺項公請自
舊渠上於龍山後崖劃開穿山爲腹鑿石渠一里三
分欲上收衆泉下通故道但山中石頑如鐵工作甚
難日用炭炙醋率乃舉鑿焉故名鐵洞洞深者百餘
尺淺者亦不下五六十尺寬僅四尺工役仰視不見
天日興工於成化初年暨余公阮公凡十有七載而
工始成名曰廣惠渠渠成而官民之力竭矣河引而
淤塞之患日甚矣無論利遠不及秦漢視宋元之水
利亦不逮十一於是盡除富平諸縣之水大減涇陽

五縣之利視各處多寡而分水焉後定灌田僅八百
頃耳此非計畫疎工力少也止以廣惠渠口直入涇
河兼以廣惠渠身去河流不甚遠且北山之石堅勁
難鑿鑿亦不甚闊故涇水洶湧沙石滾滾而來則渠
口塞而不能入卽入者流不百步水勢稍緩沙石并
沉廣惠之渠身亦中滿而難通譬之人口以飲食爲
用者也然必口離釜離鑪而後得以其物咀嚼而無
隔噎譬之咽喉以傳送爲職者也然必咽喉不斷而
後得以口中之物傳遞入腹今廣惠渠固與河流爲

一者也當怒濤衝激則容受難而時見嗚噎龍洞之
南洋無南岸卽人之咽喉已斷者也口卽多飲豈能
入腹矧更上之弔兒嘴乎倘開此嘴而可另達一渠
則勞一時利萬世豈不繼鄭國流芳之美共成不朽
但鑿成之後勢必復由廣惠以行今廣惠之渠能引
涇水而無用則弔兒嘴之修恐亦廢同廣惠耳故議
者數年不決今猶道傍之築何也正以今之所急者
非水不足也龍洞以下有大泉如斗者數十昔皆入
渠四縣賴之今涇水泛漲山麓衝決渠岸崩壞自天
涇陽縣志

卷之四

二十二

滂池而上水盡入涇下之入渠者不過小泉數眼耳
倘以弔兒嘴之物力省十之一自下而上盡修諸岸
以收北山之水則水本不小而四縣之利不亦溥乎
今進言者止知開而不知其開之無用利關萬世事
固不小虛靡脂膏事亦匪輕願當事採擇焉

冶清渠

渠不知起自何時觀最上近山者曰王公渠則必王
姓者所開亦不知何官何名也舊志卽以兒寬六輔
渠當之誤矣渠首於冶谷內二里許傍北山鑿引一

水出口溉河北之田曰上王公渠稍下一渠曰磨渠
由磨渠東下六七里開一渠曰下王公渠又東三里
曰上北泗渠又東五里曰下北泗渠又東三四里曰
儂里渠自下王公渠對岸稍東開一渠溉河南之田
曰天津渠東下六七里開一渠曰高門渠又東五六
里曰廣利渠又東三四里曰海西渠南與雲陽直又
東四里曰海河渠則東抵辛管匯盡矣後于上王公
渠上流分開一渠曰暢公渠此冶谷河渠也清河出
口南行于西岸傍清涼原開一渠曰原成渠自原成
涇陽縣志

卷之四

二十三

渠下流三里許于東岸開一渠曰公進渠再下十丈
許開一渠曰下五渠再下十丈許開一渠曰木丈渠
公進下五木丈則皆溉河東之田者自木丈渠下流
四十步于西岸並開二渠上曰廣惠渠下曰惠濟渠
二渠與原成渠則皆溉河西之田者原成渠專溉涇
陽田其五渠則與三原錯用之此清河渠也清河再
南行去辛管匯十五里許地名謝家村處與冶水合
合則河低不能渠引矣

冶清渠制度

台水初止九渠分爲四堰上下王公渠磨渠爲一堰
天津高門渠各自一堰上下北泗儂里海河渠爲一
堰堰者壅水入渠之名渠專一堰者每月每日引水
入渠無論已其數渠一堰者計各渠下地之多寡而
以一月之日差分之取月漑一周而已一渠閉然後
一渠開渠雖多而入渠之水止一故仍謂一堰後雖
于王公等渠內增一暢公渠高門渠內增一廣利渠
海河渠內增一海西渠然非增堰也故今人猶每日
九渠四堰云四堰逐月並開恐上堰吞水太多則下
涇陽縣志

卷之四

二十四

堰無水可引故于上下王公天津高門渠各置一鐵
眼使引水有限此台河之制也後利戶惡其害已也
而沒其鐵眼今無一存矣若清河初止四渠其廣惠
廣濟乃後增者今六渠卽六堰亦無鐵眼
台清渠用水則例

台渠四堰清渠六堰凡十二月皆用之皆月一周其
用水渠下利戶各以其地之上下爲序自下而上下
地時刻盡乃交之上地者若數渠共堰渠亦自下而
上每渠先下渠下渠日時盡閉渠上渠乃開謂之下

閉上開云

附歌

涇渠歌

秦鄭漢白宋豐利元王御史明廣惠五渠水利最寬
饒勝是清六治十二

分渠歌

太白之下爲邢堰邢堰之上分務平中白之下爲彭
城彭城分四高隅成中南之下復有二北析南昌共
六名南渠無分處專漑涇陽戶

涇陽縣志

卷之四

三限歌

三限彭城分水要北限三原雲櫟道中限入高並原
櫟三限八渠至今叫

治渠歌

治河北六名上下稱王公磨北泗僊里後又分暢公
河南五渠首天津高廣海河海西隣

清渠歌

清河六渠原成漑涇公進下五木夾河東廣惠廣濟
支渠分名雖漑河西不專於涇

以上五歌句雖不文取近而易曉使田夫野老見
若列眉也

涇陽縣志卷之四終

涇陽縣志

卷之四